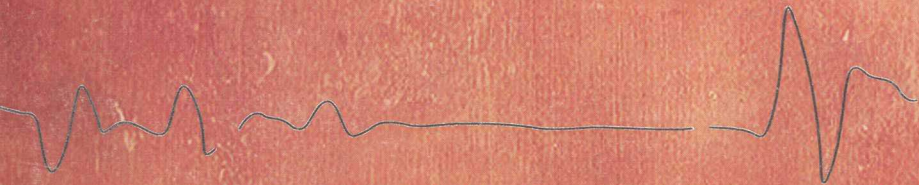


毕淑敏 著

BY BI SHUMIN



# 女心理师

THE FEMALE PSYCHOLOGIST

下

中国版

# 女心理师

毕淑敏 著

下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毕淑敏 著

BY BI SHUMIN



# 女心理师

THE FEMALE PSYCHOLOGIST

下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女心理师. 下 / 毕淑敏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229-01337-0

I. ①女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469 号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刘玉浦

特约编辑: 肖 瑶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工作室

女心理师 (下)

毕淑敏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社 址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

发 行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

邮购电话 010-85869375/76/77-810

投稿邮箱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规 格 16开 (787mm × 1092mm)

印 张 19

字 数 283千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

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9-01337-0

定 价 29.8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孩子是神的馈赠，而神的东西都是未完成的

我把你们夫妻找来，是迫不得已。你们在别的地方可以互不理睬，在我这里，必须说点什么。这不是我的命令，是曾经使你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人，恳求你们这样做。他很小，可是他却很坚决很顽固很有心计。他是一个弱者，他又是一个强者。如果你们继续对他置之不理，他一定会要你们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如果你们不曾准备好，你们就不要当父母。既然你们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当了父母，就要负起责任，现在要补课。就像司机出了事故，要重新补习交通规则。也许你们在金钱上有很大的建树，也许你能貌美如花青春不老，可携带着你们基因的这个小童，却会杀人放火投毒自杀，这岂不是你们做人最大的失败吗？说失败都轻了，是罪孽！我作为一个心理师，真真地发愁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的儿子周团团说话，我不能伤害他，我一筹莫展。我只能把你们——他的父母请来，向你们讨教一个法子。你们要好好地谈一谈，爱情可能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，但婚姻就成了可能关乎另外人的事，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因为孩子。

我已经无能为力。你们讨论吧。关于你们的孩子。我相信你们会找到一个方法，妥善地处理好这其中复杂的关系。孩子是一个蓓蕾，你们是荆棘。你们要拔掉自己的刺，让他感觉到温暖。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馈赠。而神的东西都未完成，宇宙完成了吗？没有，流星就是证据；时间完成了吗？也没有，我们都还活着，这就是证据；孩子没有完成，毒药就是证据。神的归神，我们的归我们。孩子没有完成的那一半就要当父母的来接手。团团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！我见犹怜！

我对你的性取向表示尊重。这是你个人的事情，和法律无关，和他人无关。甚至我觉得和你谈论的事件无关。

你不要把眼睛睁得那么大，好像我说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。平静一点好吗？你太紧张了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出现你平静下来反倒做不好的事情，比如穿针引线，比如回忆一个片断，比如寻找一样东西，比如思考一个问题，比如现在我们的谈话。人们总是反应得太快了，这是因为我们曾长久地生活在危险之中。在这里，你没有危险。你很安全。

其实，你只是一个失恋的人。寻常的失恋。人们在失恋的时候常常很傻，女人更是如此。你可能要说你不是一个女人，那好吧，我修正一下自己的话，男人在失恋的时候也是同样失魂落魄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所以，我们不讨论性别的问题，我们只讨论失恋。

失恋究竟让你失去了什么？你以为只是爱情吗？其实是尊严。你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自己在和大猩猩的对决中一败涂地，这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缺憾，而是因为安娜的选择。你能够左右安娜吗？

不能。

你自己觉得不但在性取向上被人抛弃了，而且在人格上被人侮辱。是吗？

是的。

其实，只要你自己不侮辱自己，没有人能够侮辱你。选择是双向的。你可以选择同性恋，也可以选择异性恋。同理，安娜也是这样。如果你曾经爱过她，就请尊敬她。你尊敬了她，其实也就是尊敬了自己。你可以坚持做同性恋，她也可以转变。是吧？

好像……是……的。

至于大猩猩，你很恨他？

当然。

不吧？

你怀疑我的愤怒？

我不怀疑你的愤怒，我怀疑你所恨的对象。其实，你最恨的是安娜。

不。我不恨她。我只恨大猩猩。

这不是真的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最恨的是安娜。因为她背叛了你，辜负了你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摧毁了你。你甚至因此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真情？你觉得自己被抛下了深渊，而这个墓穴就是安娜亲手挖掘的，把你掩埋在令人窒息的黄土之下……

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，我的心就要碎了。

碎了好。

你怎么这样不通人情！

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愤怒。

不！我不害怕！

注意，我说的并不是害怕，而是愤怒。愤怒比害怕要漂亮很多。愤怒有胳膊有腿，有暴躁的声音和呼呼生风的动作，它是有力量的。害怕是一摊鼻涕虫，没用而且肮脏。那个使你害怕的东西是激怒你的源泉，你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，它就转化成了力量。但是注意啊，我说的仅仅是也许。害怕也可能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变成殉葬品。你的心原本就是碎的，只是你用透明胶带缠起来，维持着表面上的完整。惩罚大猩猩对你是非常危险的举措，因为你会犯法。

我在所不惜。

我看不值。第一，你不尊重大猩猩的生命。第二，你不尊重安娜的选择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你不尊重自己的感情。

我正是因为尊重自己的感情，才出此下策。

很好。你把袭击大猩猩说成是下策。我很想知道你的中策是什么？

我的中策？我没有中策。

有。不要这样轻易地堵死了自己思维的巷道。当我们遭遇风险挣扎在旋涡中的时候，尤其要冷静。想想看，中策是什么？

请您告诉我。

不。我不能告诉你。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困境。救你出苦海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

如果……一定要找个中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放安娜去找自己的路。不

管她是找了大猩猩还是北极熊，都和我不相干……你知道，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心中非常难过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她对我像旧床单一样柔软并有轻轻的涩意。

但是这张床单已经不属于你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你对这一段感情满怀珍爱和宝贵。可是，你要向前。

好……我向前。

向前，我们就会谈到上策。

我没有上策。

有的。所有的人都有上策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上策。你要对自己负责。失恋之后，依旧有人生和光明。

上策？我的上策？你是说我还有爱和被爱的可能？

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但我完全同意。你有爱和被爱的可能。

这是真的吗？

千真万确……幸福是灵魂的产品，不仅仅是爱情的成就。在这方面，爱情和天气一样，都不是出游所必需的。现在，你可以收拾残局了。只有收拾过失恋残局的人，才知道爱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圣和必不可少。它也是可以重来的。快乐根本就不是一种感受，而是一种决定。随时随地都可以作出，权力全在于你。

你的故事说完了？

是的。完了。这就是所有的真相。乌海的尸体还在医院的冷冻室里，没有我的同意，追悼会至今还没有开。

这在你们当地，一定成了一个疑案。

是的。而且我每个星期都要消失一天，到你这里来。人们以为我悲痛欲绝，到哪个佛庙中隐身修行，或是以为我在远方有一个智囊密友让我可以号啕痛哭。

真正的智囊是你自己。

我什么主意也没有。



我们会有主意。你要作一个选择。没有选择也是选择，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有更多的猜测，你作出决定也就更困难了。

我很想发疯。

发疯可不是决定，是随波逐流的放纵。疯狂是什么？是谩骂、打架斗殴、酗酒撒泼、为所欲为忘乎所以，是颠覆和破坏，粉碎并且一无所有。给崇高带来污秽，给秩序带来毁坏，给道德披一件羞辱的大衣，让正义匍匐蜷曲……你，真的想这样吗？

我不想……不想……我还有孩子，我还有双方的老人……我还有我……

说得非常好。你还有……你！最宝贵的东西还在。

多么想这一切都不曾发生！我们一家人还和和睦睦地在一起共度天伦。原谅我的峻厉无情，这是绝无可能的。坚强只能来自真实，虚幻让我们无力。

如果一定要我接受现实，那就是——乌海不在了，我和孩子也要活下去。这很好。你已经接受了事实的一半。

我知道你的意思是：乌海不但死了，还死得不光彩。
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指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。

你说乌海的死不可改变？

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你说乌海之死的诱因也是不可改变的？

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你说人们对乌海的评价也是不可改变的？

这件事现在操在你的手里。

我可以大闹灵堂？

你可以。

我有这个权利？

你当然有这个权利。

可是，我闹不闹呢？让人们认清乌海的真面目，是我梦寐以求的事。

认清之后呢？

没有之后。认清就是一切。

不。认清并不是一切。乌海已经死了，可你还活着。乌海的父母还活着。你的父母也还活着。你和乌海的孩子也活着。所有这些活着的人都要承受你大闹灵堂之后的结果，包括你自己。他们将共同面对一个新的陌生的乌海。

心理师，请你不要说下去了，我不喜欢这样的想象。不喜欢！

我也不喜欢。但你每个星期花了那么多的机票钱到我这里来，我想，其中有一部分，就是我们要来进行这样的想象，尽管残酷。

这很可怕。

你说“可怕”？

是的。我说了。难道这样的后果你不觉得可怕吗？人们会看不起乌海，乌海的父母会被人指指点点，说他们养了一个道貌岸然腐败堕落的儿子。人们会看不起我的儿子，会说他的父亲根本就不爱他，他是一个败类的后代。人们会在我父母背后耻笑他们，因为他们曾一直以乌海为荣。人们会对我表面上同情，实际上议论纷纷，觉得我是一个被人蒙骗的可怜虫……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，因为红袜子已经逃跑了，我说的话几乎死无对证。人们也许以为我是一个疯女人……呜呜呜……

你不要忍住自己的眼泪。这里是可以哭的。

呜呜呜……我哭了多久了？

很久很久……

我不再哭了。我的眼泪都流干了，我很渴。我第一次知道哭泣让人口渴。眼泪也是水，流出的水太多了。

你什么时候想哭，如果觉得你们那里哭起来不方便，你可以随时到我们这里来哭。

这可能是最昂贵的哭法了。我要坐着飞机到这里来。

和人的精神比起来，别的都不重要。

但是，我以后不会来了。

太好了，我希望你不会再来，如果你在某一个时辰突然不可抑制地难过，就找一个小洞，把你的秘密说给它听。说完了，就把小洞用青草掩埋。

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让乌海死在他的光环里吧。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。

你还觉得委屈吗？

觉得。但是，不那么严重了。这个选择，不是为了维护乌海，是为了维护所有活着的人们。

很好。如果我们从此分手，你能接受吗？

我会想念你的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应该走了。不再回来。开追悼会吧，让乌海入土为安吧，从此，我要活着……怀揣着秘密，优雅而坚忍……

为什么是一百零一？你这个问题让我失眠了整整三天。对一个癌症病人，这是致命的。你害了我。

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非常对不起。如果你不愿意再来了，我完全没有意见。这一次的费用，我会让工作人员退给你。
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你说得很有趣。我喜欢这种挑战。当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又不久于世的时候，人们就提前把他当成一个死人了。而你不是，你把我当年轻人一样质问。

冤枉我了，那不是质问，只是……探询。

贺顿本来以为会听到一个肝肠寸断的悲情故事，其实过程倒相对简单。苏三先生小的时候品学兼优，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。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攀到了这样的高位，压力其实很大。如果你是一个常常上课做小动作的孩子，只要有几节课老老实实地听讲，就会受到夸奖。如果你是一个学习成绩很一般的孩子，经常浮动在班级的二十至三十名之间，那么只要你两次考试中，连续进入了前十名，就会列入有显著进步的名单，被颠三倒四在各种场合表扬。但是，如果你是第一名，如果你有哪一次不慎得了

第二名，所有的人都会指责你骄傲了，退步了。如果你是全班的尖子生，你就有了“原罪”，所有的人都会心怀叵测地盯着你，你只能做好，不能做坏。做好是你的本分，稍有不慎你就会遭到所有人的嘘声。儿童时期的完美主义倾向将给一个人带来深重的灾难。做一个不完美的孩子需要勇气，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比完美的孩子更勇敢。

当然啦，这样的磨炼也会使一些人虽然丧失了童年的快乐，但却收获了成年时代的辉煌。但是，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的话，也许很大一部分人会愿意做一个位居中游的学生。

苏三先生洋洋洒洒地说了以上的话，贺顿还是不得要领。贺顿说：“请你说具体一点。”

苏三说：“这还不够具体吗？”

贺顿说：“具体才有深度。你要具体到哪一天，哪一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谁在场？当时有什么气味？有什么声响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你记住了什么？”

苏三先生说：“这些都很重要吗？”

贺顿说：“非常重要。比一切你归纳出的理论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更重要。如果你想改变，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。”

苏三先生下了最后的决心，说：“出发！”

小苏三上五年级的时候。有一天，外校的教导主任来听课。老师提前把课上提问的题目都教给了大家，然后说，大家都要举手。有同学说，忘了，不会了，也要举手吗？老师说，也要举手，这关乎学校的荣誉。那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年代，大家听到了荣誉，就像听到了命令，于是所有的同学决定不管会不会回答问题，都毅然决然地举起手来。老师已经给大家吃了定心丸，她只会提问一些人，提问那些确保能回答出来的同学。一切交代妥帖之后，大家摩拳擦掌地等待听课的日子。

那一天到了，来听课的外校主任是一个有浓厚络腮胡子的男人。在苏三就读的学校，没有一个老师有这样茂密的胡子，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有些

恐慌。

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后，都有桦树林一般的手臂举起来，整个教室沸沸扬扬。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同学，都出口成章，大家都为这样出色的表现而欢欣鼓舞。

然而外校主任的胡子，不是白长的，那里面蕴含着很多狡猾和经验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他对班主任说，这样的教学方法，对他很有启示。下面的课，能否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亲自来提问学生，看看效果如何。

这是一个可怕的建议，但班主任已经没有退路，她点点头说可以，然后表示自己要去上卫生间，教导主任就躲到一边去吸烟了。班主任不知道教导主任到底要问些什么问题，时间也已经不允许她做更多的布置，她给了苏三一个眼色，那意思是：你跟我来。

班主任在前面走，苏三在后面跟。跟着跟着就到了女教师厕所。女教师的厕所是和女学生分用的，男教师则和男学生共用一个厕所。苏三小的时候，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，后来长大了才晓得因为女教师有每个月的生理周期，需要换草纸，但小学生还很幼稚，不能理解这件事，以为老师是流血负伤了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女教师单独如厕。

走到女教师厕所旁边，正好周围没有他人，班主任对着厕所里面喊了一声，有人吗？没人搭腔。班主任就对小苏三说，跟我一起进去。

苏三虽然是个极听话的孩子，但这一次是进到女厕所里面去，他说，我是个男的。

班主任说，我还能不知道你是个男的？没事，里面没有别人。说着，就把苏三拉进了女厕所。

苏三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看到纸篓里有几张浸满了血液的草纸。苏三完全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心中非常恐怖。老师根本没顾上四下寻看，时间太宝贵了。她对苏三说，一会儿外校的大胡子教导主任，会亲自提问。别的同学也指望不上了，胜败在此一举。估计会问一个最难的问题，这个问题要这样回答……老师一五一十把正确答案告诉小苏三，苏三努力地聆听和记忆着，目光却避开那一片血泊。当老师把最后一个词语吐出来的

时候，上课的铃声响了。老师把他往外一推，说，教导主任问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举手，要把手举得高高的……老师把苏三推出女厕所的门之后，自己赶紧上厕所。苏三可惨了，他原本也想上厕所，可已经没了时间。

苏三憋着鼓鼓胀胀的尿包回到教室，大胡子教导主任已经站在了讲台边。过了一会儿，班主任一溜小跑回来了，对同学们说，刚才的课上得很好，现在听课的外校主任要亲自和大家交流。

教室里一下子变得很静，好像四十个学生都变了土行孙钻入地下。班主任说，鼓掌欢迎，孩子们这才缓过神来，呱呱呱地拍起手来。苏三突然发现自己的掌声特别响亮，原来手掌心全是汗水。大胡子主任说话很和气，但他心里充满怀疑。他不是怀疑学生，而是怀疑老师。当然，对老师的怀疑，只有从学生那里得到证实，于是他要亲自考问学生。大胡子问了一些问题，并不很难，有些同学能够回答，就举起手来，但是，再没有了刚才那种手臂如林同仇敌忾的统一，而是三五点染稀稀拉拉。大胡子并没有刁难同学们，他只是让教学回到了一个可信的程度。马上就要下课了，大胡子教导主任问了一个高难度的问题，正是班主任在厕所里向小苏三面授机宜的那道题。大胡子问完之后，目光像机枪一样扫射全场，他估计没有任何学生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。如果回答不出，这就是正常的。大胡子期待正常。

小苏三整堂课的时间，都在默背着班主任老师亲传的答案。他是一个记忆力非常优异的孩子，基本上可以达到过目不忘，这次更是滚瓜烂熟。听到大胡子教导主任终于问到了这个问题，苏三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大胡子巡视全场，看到一片空白。他正要宣布到此为止，却看到了一只木秀于林的胳膊。他说，哦，有个同学愿意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答案。好，请你站起来，说吧。

苏三就站起来了。在起立的过程中，他的目光突然落到了前两排的女生身上。那个女生比较矮，如果是坐在位子上，因为她背后的女生个高，正常情况下苏三看不到她的背影。苏三慢慢站起来，他就看到了那个女生

的头发。她梳着搭在肩头的小辫子，辫子上扎着两个红颜色的蝴蝶结。

红色如同河流一般泛滥起来，苏三的思绪立刻混乱了，看到了血红的草纸，班主任老师的脸庞。老师猩红嘴唇中吐出的答案，和草纸上的红色混淆在一起，四处流淌……

这位同学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刚才看到你举手了。大胡子主任很奇怪，这个学生刚才把手举得很高，胸有成竹，怎么一站起来，反倒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呢？

苏三吓坏了。他的大脑如同被蒸熟的虾，除了红色没有任何关于题目的记忆。他倒背如流准备好的答案已烟消云散。他像一条咸鱼张着嘴巴，完全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比苏三更着急的是班主任老师。如果根本没有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也就罢了，如今骑虎难下。她不得不跳出来，说，苏三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不要着急，知道多少就说多少。你是不是想说……

班主任为了救助自己的学生，当然更主要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，不惜铤而走险。

应该说老师的策略还是有成效的，苏三暂时恢复了一点记忆。他开始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，记忆的片段像小鱼一样在他的脑海深处游动。他抓住了，就吐出来一根鱼刺；他忘记了，就吐出一个水泡。

那一天到底是如何回答完毕的，苏三已记不清楚。总之，大胡子教导主任满腹狐疑地示意他坐下，不知道这个学生是个天才还是个白痴。示范教学结束之后，班主任把苏三一顿臭骂……那些侮辱的话语已然记不清了，只有猩红的嘴唇上下翻飞……

从那以后，苏三得了怪病。一般情况下，他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人，有卓越的记忆力和口才；但是在某些场合，特别是在重要的场合下，他会突然失忆和失语，表现得极为紧张狼狈；满面通红，每一个毛孔好像都注满了红油漆，瞬间之后就会滴滴迸射；如同一个核弹的控制按钮，一旦打开，核弹满天飞；战争启动，没有回头路，等待的就是灾难性的毁灭。成人之后，不断进步，要开的会议越来越多，这种尴尬的局面也越来越多，苏三

的应对方式就是立即离开会场，不管多么重要的场合，三脚并作两步，冲进卫生间，用大量的凉水冲洗脸面，直到血液回流到胸腔，脸色渐渐恢复平常。

如果你期待着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，难道你可以这样语无伦次吗？哪怕是一千次当中出现一次，也许就能让你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！尤其是不能看到红色的物体，红色的衣服，红色的花朵，红色的横幅……可是在现今社会中，你难道可以回避红色吗？绝无可能。比如旗帜，最重要的旗帜都是以红色为基调。还有会场的布置，你难道看到过没有红色出现的会场吗？

苏三结束了他的回忆。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苏三先生问。

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贺顿问。

“我现在感觉很疲惫。好像一个多年的暗疮被刺开了，脓液四流。”苏三先生说。

“好吧。这很好。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”贺顿做了一番包扎心灵的工作之后，准备结束。

苏三先生却不肯走。他说：“你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贺顿很肯定地回答。

“可是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”

“是的。并没有解决。”贺顿好像苏三先生的回声。

“那如何办呢？”苏三言犹未尽。

“我们以后再探讨论。”这一次的诊治时间已经很长了，贺顿必须结束。

“好吧。再见。”苏三满腹狐疑。

苏三如期来访。尽管苏三是一个大人物，但发言的赤面恐怖并不是非常难以矫正的心理疾患。若干次之后，苏三开始报告治疗见到成效，说他已经可以流利地在各种场合发言，包括插满了红旗的重要集会，他的脸色也不再发



红，或者说只有一点轻微的红色，人家会以为是精神焕发。

“祝贺您。”贺顿由衷地说。治疗到了可以结束的时刻了。

“这要谢谢你啊。”苏三先生也由衷地说。

“我想，我们可以说再见了。您以为呢？”贺顿开始做撤退前的预告。

“是的。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不过，真是有点依依不舍呢。”苏三先生说。

“如果您以后觉得出了什么问题，还可以再来。”贺顿交代。

“好的。谢谢你们们的保修。通常，你们保修多长时间呢？”苏三半开玩笑地说。

贺顿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位来访者谈到这个问题，就说：“人和电器毕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还是原有的心结出现了反复，我们当然要负责到底。如果是新的问题，我们就要重新开始。”

苏三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好吧。咱们就此告别。”

贺顿和苏三先生握了手，然后目送他走出心理室。这种时刻，心理师往往百感交集。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，他们和来访者结成一个同盟，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不懈努力。他们有泪水和汗水，也有争执和分歧。更多的是艰苦的探寻和杳无踪迹的分辨。当一切水落石出伤痕渐愈的时候，分别就在所难免了。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，胜利也伴随着失落。以往的历史不再重复，作为一个阶段业已结束。

贺顿已经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了，她知道会有伤感，然而伤感很快就会过去，新的来访者带着新的问题，又簇拥在门口。今天有些特别。苏三曾提出特殊要求，凡是他来访的那一天，无干人等一律回避。这样，苏三出门之后，就剩下贺顿在空无一人的咨询室里。

心理师是什么？

心理师就是为那些对变化着的心灵，有着无穷关切和好奇心的人准备的行业，他或她必须充满了探索欲和苦行僧般的奉献精神。你要比你的来访者更胜出一筹，更聪明更稳定，更深刻更诚实，也更有耐心。

你不能比来访者穿得更好。你不能说黄色笑话。你不能忘记关掉手机，